查韦斯为马杜罗留下了什么

“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政府像查韦斯时代那样行事，马杜罗必须对经济政策做出调整，尤其是提高石油部门的生产效率。”

记者 邹珊

委内瑞拉

4 月 19 日，马杜罗宣誓就任委内瑞拉新总统

4 月 14 日，委内瑞拉代总统马杜罗在大选中以 50.78% 的得票率获胜。他的当选被一些媒体戏称为“艰难的转正”。不仅由于其得票率仅高于反对党联盟候选人卡普里莱斯 1.83 个百分点，还因为此结果的合法性曾遭到反对党和美国方面质疑，就连部分本国民众也在选务部门发放当选证书当日走上首都拉斯加斯街头，高呼“欺诈”，并引发了暴力冲突。

马杜罗在尚未平息的抗议声中进行了就职宣誓，并承诺将执行查韦斯生前制定的国家发展计划，继续他的“革命”。“马杜罗的胜利几乎完全来自他作为查韦斯亲自指任的接班者的身份。”美国莱斯大学拉美政治学教授琼斯（Mark P.Jones）告诉本刊。“马杜罗的任务在于捍卫查韦斯的政治遗产，也就是延续现行的政策路线。”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王鹏告诉本刊。

但查韦斯的政治遗产中不乏棘手内容。“查韦斯给马杜罗留下了衰退的经济与混乱的社会秩序。”琼斯说，“委内瑞拉生产的非石油类商品很少，外来收益几乎全部依赖石油出口。同时，国家还在饱受高通货膨胀率的煎熬，从食品到药品，多种关键日用消费品处于短缺状态，而高企的暴力犯罪率则使得委内瑞拉成为南半球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谈及马杜罗，观察家们都提到一点，即他的个人能力、魅力或执政根基都不可与查韦斯相提并论。然而，作为接班人的他却注定将与原查韦斯阵营比肩同行。“昔日的查韦斯阵营完全以其遗留精神为基础。可既然已经胜选，马杜罗就需要发展与此阵营的联系。但即使与国会议长卡韦略相比，平民出身的马杜罗在稳固其执政合法性上也将更加困难。”美国威尔逊研究中心拉美项目主任埃尔森（Cynthia Arnson）告诉本刊，“对他而言，如何整合原查韦斯阵营中的不同力量将是个难题。尤其是在经济不断恶化，并导致本已惊人的犯罪率再度攀升的时候。”“查韦斯的指认只给了马杜罗一定的群众基础，因为缺乏个人魅力，他根本无法像查韦斯一样免于批评，即使是在本阵营内部。”里斯本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祖盖特（José P.Zúquete）也告诉本刊。

“马杜罗此时的境况与查韦斯在 2000 至 2001 年的经历相似。”美国艾姆赫斯特学院委内瑞拉政治专家柯拉勒斯（Javier Corrales）告诉本刊，“当时，查韦斯的支持率并不高，国内经济也处于衰退状态，反对力量同样高涨。如今，马杜罗虽然掌控着国家的各部门及民间组织，政府享有的权力也更广，但因为没有与查韦斯同等的威望，阵营内部对于马杜罗并不完全服从，他的执政决断力要弱得多。”

王鹏进而说，这种局限性又将反过来阻碍国内境况的改善：“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政府像查韦斯时代那样行事，马杜罗必须对经济政策做出调整，尤其是提高石油部门的生产效率。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尚未巩固，并可能因经济调整而遭到强烈反对。因此，马杜罗政府的经济调整的速度将依据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结果而定。”

此外，在查韦斯手中下滑的国情还导致了摇摆选民将选票投给了反对党联盟，从而造就了马杜罗执政道路上的强劲敌人。“反对党的海外声誉远超于 2001 年。这对查韦斯阵营而言是个巨大的危机，总之，与曾经的查韦斯比，马杜罗拥有的权力和资产虽多，但不利因素更多。”柯拉勒斯说。

那么，“反美斗士”的离去是否为委、美两国关系带来了转机？王鹏认为，马杜罗很可能着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因为这意味着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助于委内瑞拉吸引更多资金、提高生产能力。祖盖特则认为，克里对选举的质疑和马杜罗对美国参与策划委内瑞拉反对派暴力示威的指责，预示反美的情绪将继续作为玻利瓦尔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柯拉勒斯则说：“马杜罗将使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维持在：拉斯加斯言辞强硬，华盛顿相对谨慎；政治往来越来越少，贸易联系一如既往（以海量输送石油的形式）。国内困局当前，马杜罗的外交策略会效仿古巴模式，以对外矛盾来转移国内注意力。”

法耶兹为何辞职?

“在法塔赫成员眼中，法耶兹是一个‘美国公务员’，并且是目前政坛僵局和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

记者 邹珊

4 月 13 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接受了总理萨拉姆 · 法耶兹递交的辞呈，但要求其留任至过渡政府成立。

法耶兹自 2007 年起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由于并不隶属法塔赫和哈马斯这两大组织，他向来被视为政坛中的独立人物。早年间，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他曾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被派往耶路撒冷工作过 6 年。他与西方世界关系紧密。不久前，奥巴马在访巴时曾单独与其会面，并称他为“和平的伙伴”。“因为与以色列关系友善，美、以两国对他都非常支持。”加拿大全球研究中心中东研究社会学家纳赞罗亚（Mahdi Nazemroaya）告诉本刊，“当年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大选时，这两个国家曾点名要求其出任财政部长，否则他们就会制裁巴勒斯坦并封锁其全部收入。”

但法耶兹的辞职并非出于外交缘由。此前，由于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的国家没有兑现承诺，巴勒斯坦出现了财政危机，并仍在恶化。为此，财政部长卡西斯提出了一份包括降低公务员奖金的财政赤字削减计划，但遭到了强烈抵制。上个月，法耶兹在未告知阿巴斯的情况下批准了卡西斯递交的辞呈，这与阿巴斯产生了分歧。于是，阿巴斯让法耶兹自己做出选择：让卡西斯官复原职，或者自己辞职。

但在观察家看来，这只是事件的导火索。“实际上，一场政治危机正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不得民心状态。增税方案、持续上升的失业率和停滞不前的社会现状使西岸民众人心惶惶，他们已经发动过多起反对阿巴斯和法耶兹的示威活动，辞职也许是法耶兹的明哲保身之举。”纳赞罗亚告诉本刊。“通过辞职，法耶兹等于承认了法塔赫的政治干预，以及巴勒斯坦行政机构的军事化对社会所造成的伤害。”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雷（Menachem Klein）则这样告诉本刊。

而另一部分观察家认为，法耶兹的辞职也间接展示了巴勒斯坦政坛矛盾的状态。“阿巴斯与法耶兹之间并不和睦。法耶兹辞职的原因之一，也许就是他已看出阿巴斯不会将权力自然传递给他，而他又认为自己具备在未来争夺总统宝座的能力。”在以色列海法大学中东历史学研究员采克维兹(Ido Zelkovitz)告诉本刊，“对于阿巴斯而言，接受辞呈也不失为一个好机会。在法塔赫成员眼中，法耶兹是一个‘美国公务员’，并且是目前政坛僵局和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通过接受他的离任，阿巴斯向美国展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也在法塔赫内部加强了自身权威。法塔赫已发起过数次社会抗议活动来催促法耶兹其下台，如今，阿巴斯给了法塔赫一个好交代。”“作为一名独立的技术官僚，法耶兹的经济政策触动了法塔赫官员的利益，受到法塔赫人士的批评，他们企图把巴勒斯坦的经济困难归咎于法耶兹的政策。”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丁隆也这样告诉本刊。

但是，已经出任总理近 6 年的法耶兹却并非政坛的反面人物。“在由阿巴斯所领导的国家建设过程中，他一直是主要力量。因为具备筹集海外资金和捐助，以及对其进行平衡开支的能力，他也是巴勒斯坦走出经济危机的希望。”采克维兹说，“同时，他还是后阿拉法特时期的温和面孔。阿巴斯在第 66 届联合国大会上递交入联申请书时，阿巴斯也做出了外交上的努力。他对巴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在经济发展中建立的政绩，则反映在了他的民众支持度上。”

然而，“法耶兹本人的政党——‘第三道路党’在选举中只赢得了 2.4% 的支持率，在议会中也仅占两个席位”。纳赞罗亚告诉本刊，“他也并非巴勒斯坦的真正总理，只是履行该位置的相关责任而已，是阿巴斯的‘紧急任命’”。“法塔赫和哈马斯这两个在社会观、文化观上互不调和的派系在巴勒斯坦呈尖锐对立状态，这种情况下，若缺乏有力的组织在背后撑腰，一个政治人物是很难存活下来的。在这个呈分裂状态的非民主政治体系中，作为独立技术官僚的法耶兹根本没有机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官员。”采克维兹说。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右）与总理法耶兹